

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新月派评说

尹 在 著

· 出版社

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新月派评说

尹在勤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华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75 插页4 字数151,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

统一书号: 10094.577 定价: 1.55元



徐志摩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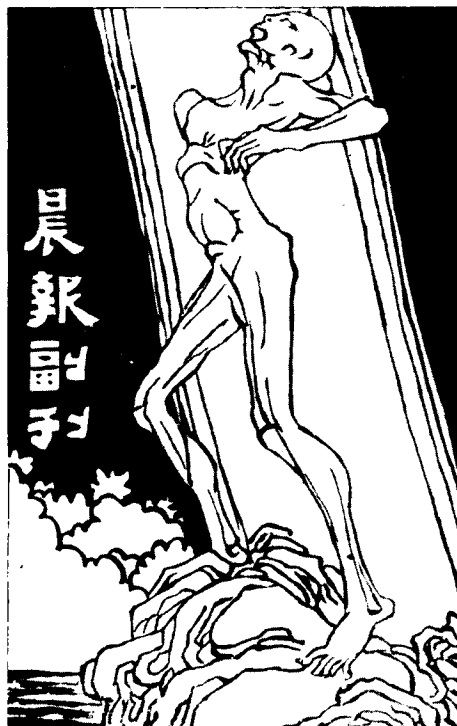
闻一多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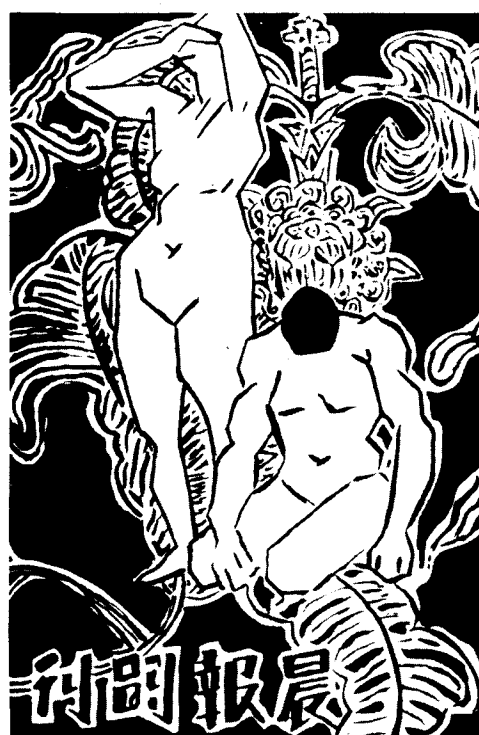
“新月”时期的朱湘



“新月”时期的饶孟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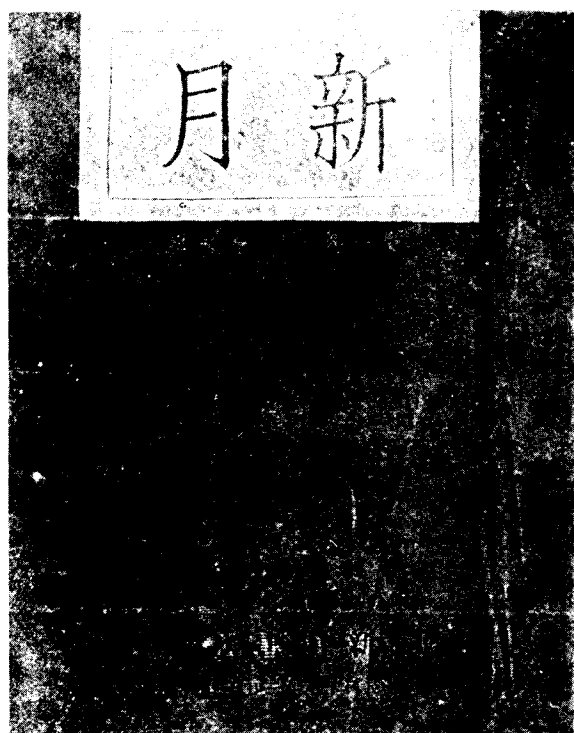
《晨报副刊》版头之一



《晨报副刊》版头之二



《晨报副刊·诗镌》版头



《新月》月刊封面

凡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事物或现象，都可以评说，也应该评说；特别是那些在历史上有过较大影响和较为复杂的事物或现象，更需要和更值得评说。

评说既不是简单的肯定，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去追寻历史的踪迹，科学地对某种事物或现象进行研究，作出评价。

评说既不是捧，也不是骂，捧或骂都不是真正的评说；评说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按照事物或现象的本来面目那样去评去说。

本书对于新月派的评说，力求如斯，亦恐难于尽如斯。或是或非，尚翘首以待专家及读者予以评说。

目 次

引 言	(1)
第一章 新月社的形成与解体	(7)
一 新月社的始末	(7)
二 迎送泰戈尔访华	(15)
三 徐志摩接掌《晨报副刊》	(25)
第二章 “新月”的重振与告终	(40)
一 《新月》月刊的始末	(40)
二 左翼与新月派的论战	(46)
三 《新月》的复杂性	(51)
第三章 “新月”派中有派	(59)
一 “新月”的“连索”徐志摩	(59)
二 闻一多及“四子”一群	(64)
三 胡适、梁实秋一群	(75)
四 派中各派的维系	(82)
第四章 徐志摩的生平及其创作	(87)

一	早期的身世与赴美留学·····	(87)
二	在美国的留学生活·····	(89)
三	在英国的留学生活·····	(93)
四	同陆小曼的恋爱与结婚·····	(99)
五	机毁身亡及其创作概观·····	(109)
第五章	闻一多与徐志摩之比较·····	(114)
一	身世气质之比较·····	(114)
二	在“新月”的活动之比较·····	(119)
三	创作及理论之比较·····	(123)
第六章	“新月”诗群纵横观·····	(141)
一	朱 湘·····	(141)
二	饶孟侃·····	(151)
三	诗群横观·····	(162)
第七章	新月派与现代评论派·····	(178)
一	现代评论派概说·····	(178)
二	新月派与现代评论派·····	(184)
第八章	新月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91)
一	必要的回顾·····	(191)
二	约略展望·····	(199)
三	权作总评·····	(203)
后 记	·····	(212)

引 言

在我国新诗发展六十多年的历史，一些进步的革命的诗人、社团和流派，无疑都是应该研究的，而且是应该大力研究的，因为他们代表了我国新诗发展的方向和主流。研究那些诗人、社团和流派，自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他们某些历史的局限性和某些思想或艺术的弱点，但主要的则应该肯定他们在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不可磨灭的进步或革命的作用。比如对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联，以及延安、晋察冀等的作家、诗人的研究，就应该如此。另一方面对于新月派这样的资产阶级社团和流派，也需要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加以实事求是地研究。因为新月派由新月社到《晨报副刊·诗镌》，又由新月书店到《新月》月刊及后期上海的《诗刊》，从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初，前后挣扎了十一个年头，它的成员众多、影响较大，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团和流派，系统地、深入地同时也是历史地、客观地对它进行研究和评价，有助于搞清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问题，也有助于澄清当前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青年同志的某些误解和偏见。我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才来评说新月派。

对于一个资产阶级社团和流派，不是不能研究，而是要看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过去和如今一些专家学者

对于新月派的评述，有两种倾向，我以为是可以商榷的——

一种倾向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历史的社会的因素所使然，对新月派的评述，还存在着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的弊端。仿佛谁同新月派沾了一点边，此人的历史就需另眼看待，大有一提新月派，就有令人心惊色变之感。比如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新月派的评述就存在着这种倾向。由于这种影响，致使一些新月派诗人（或一度与新月派有关系的诗人），都纷纷声明自己与新月派无关。早一点的，我们可以举出曾经一度是新月派诗人的闻一多先生为例。闻一多先生的学生、著名诗人臧克家在《海——一多先生回忆录》^①一文中，就曾经回忆过“宗派主义”的看法，是怎样“杀死了至少是冰结了一多先生诗创作的兴头。”“七七”事变头两天，作为学生的臧克家到“清华园”去看望闻先生，看见闻先生这时已从古诗的研究又钻到古文字和神话里去了。这时候的闻一多，除了看看“一两个朋友的诗”以外，他简直和新诗绝缘了。当臧克家很冒险也很勇敢地劝他再写诗的时候，闻一多的回答却是：“还写什么诗！‘新月派’，‘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晚一点的，我们又可以举出陈梦家先生为例。众所周知，陈梦家是后期新月派重要诗人之一，而且他于一九三一年八月编选、同年九月由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诗选》，是一部颇有影响的新月派诗人的选集，甚至过去有的论者认为，新月派的得名，除了《新月》月刊而外，《新月诗选》更有一份功劳。可是，意想不到，陈梦家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也说过类似闻一多那样充满不平之情的言辞，他说：“现在还有人喜欢把过去的招牌挂在别人头

^①1947年《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

上，比如‘新月派’诗人陈某某等。我很不愿意别人老把过去的招牌挂在我的头上，而且这块招牌对我也不太合适，当时我只不过喜欢写诗，和‘新月派’诗人接近罢了。有一些诗人何其芳等比我更接近‘新月派’，却因为他改造了思想，入了党，而不再给他挂这块招牌，我虽然没有入党，也不能老挂着这块招牌。”①今天看来，陈梦家先生当年的这些话，实在是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不恰当地对一些参加过或隶属过某个社团、流派的作家诗人进行政治排队，致使一些诗人作家感到政治上的压力，乃至影响其亲属子女，这样的作法是不足取的，是一种失误和偏颇。它在国内和海外所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好的，正如香港大学中文系黎活仁先生在提及陈梦家先生上述言辞时所说：“挂上了‘新月派’那面招牌的人物，在国内近三十年来得到过怎样的待遇，我想搞现代文学史的人都能了解的，陈梦家的感慨，也无必由我们再加以阐述背底里的含意吧！”②所以，我们今天评说新月派，绝非再给九泉之下的闻一多、陈梦家先生们增添一点义愤和感慨，即绝非给历史上的新月派诗人们再挂“牌子”，再戴“帽子”；自然，我们也绝非不顾历史的真实，不顾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界的正确意见，不加分析地去美化一切新月派诗人和理论家。

另一种倾向，则是近年来有的新月派研究者，似乎又不尽恰当地拔高了某些新月派诗人的地位。乃至有的青年同志，由于对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复杂斗争并未全面了解，竟视六十年来来的进步和革命新诗为一片“空白”和“废墟”，而认为独有

①《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1957年11号《文艺报》。

②《尹在勤〈何其芳评传〉读后记》，香港《开卷》1980年12月号。

“发轫”于二十年代，“全面铺开”“生长”于三十年代
“新月派”和“现代派”，才是“当年新诗中出现的现代萌芽”，宣称要“接续”这些“二、三十年代诗人的探索”，从而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崛起”。这样的理论主张，显然有悖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史实。为什么以郭沫若《女神》为标志的新诗传统值不得接续？为什么延安、晋察冀的革命诗歌传统值不得接续？为什么国统区抗日反蒋的进步诗歌传统值不得接续？为什么把这些都视为“空白”和“废墟”，把许多革命诗歌作品都视为“吹牛诗”、“僵死诗”、“瞒和骗的口号诗”，而独独标榜出“新月派”和“现代派”这个“分支”来“接续”？这难道仅仅是着眼于艺术吗？我们评说新月派，毫无疑义，绝不能取这种立场和态度。当然，我们也不能重复过去那种简单化的批判方法，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

对于新月派的评说，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充分看到它的复杂性。我以为，这种复杂性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就新月这个社团和流派本身发展而论，应该注意它的前后期的区别；二是就其中的成员来说，更应该看到他们在政治态度上乃至艺术主张上的区别。只有充分注意这两层区别，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从总体而论，新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社团和流派，早期《晨报副刊·诗镌》的作者群和作品，还表现出了一定的爱国主义热情和进步倾向，然而到了后期的《新月》月刊，却又明显地表现出了与革命文学对抗的反动政治倾向。因而，我们绝不能不加区别地任意美化新月派，如果任意美化它，将会犯绝大的错误。新月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论如何不能与二十年代初期出现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样的社团等量齐观；相

反，新月派（特别是它的后期）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是相比较、相对立而存在的。它与再后的“左联”的差异，自更不待言了。尽管新月派中有的成员后来走上了进步的和革命的道路，有的乃至成了共产党人，但是这少部分成员后来的转变，并不能改变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新月派的性质；尽管新月派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上，有其不可一笔抹煞的艺术成就，但是，历史上的那“一弯新月”，毕竟不能列入中国新诗发展的主流。我们评说新月派，必须还它的本来面目，必须恰如其分地摆正它的位置。然而，对于新月派中的具体成员，却又必须坚持各别的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化的一锅煮。它里面既有早期的闻一多及“四子”一群，也有自称“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徐志摩，他们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趣味是有差别的；而徐志摩与新月理论家梁实秋，也不尽一致；梁实秋与《新月》月刊主要编辑者之一的叶公超等，在政治态度、具体主张上，仍不完全相同。新月派前后期的成员有很大的变动，各个成员后来的发展变化更很不相同，有向左转的，如闻一多等；也有向右转的，如徐志摩等；有的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政客，他们后来必然走向反动，那就更不待言了。这些都是需要比较、需要区别的。评说就是比较，就是区别。我以为，只有如此评说新月派，才比较切合实际，也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于新月派这样复杂的资产阶级社团和流派，自己限于资料的掌握和学识的不足，要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说，深感力所不能及。这里只不过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而已。我的评说，大致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新月派的兴起和衰落，作一些比较客观的综述，从而大体勾勒出新月派的全貌；二是对

新月派的代表诗人的作品及其理论主张，进行一些具体分析；三是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无论是综述或分析评论，从自己的主观愿望来说，都力图虚心汲取专家们（包括台湾、香港的专家们）已有的研究成果，但也不囿于已有的乃至似乎定型的某些论断。凡是征引别人的观点和史料，都一一注明出处，绝不敢任意掠美。此外，还要说明一点，我这里所进行的评说，主要是侧重于作为诗歌流派的“新月派”，而不包括新月派作家的小说、戏剧等创作，因此严格说来，这应该叫做“新月诗派”评说；这里之所以泛用了“新月派”之名，无非意在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代派”、“象征派”等诗歌流派并列相提而已。

第一章 新月社的形成与解体

一 新月社的始末

要讲清新月派的来龙去脉，不能不追溯到新月社。尽管有的研究者认为新月社和新月派，乃至《晨报副刊·诗镌》和再后的《新月》、《诗刊》完全是两码事，认为它们彼此并不相干；然而照我看来，如果没有新月社，就不会有《晨报副刊·诗镌》，而如果没有《晨报副刊·诗镌》，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新月》月刊和《诗刊》，即不会有新月派。当然，新月社、《晨报副刊·诗镌》以及《新月》月刊等，它们的性质、成员是有区别的，我们绝不可以把它们混为一谈；然而，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静止地、孤立地去看它们，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方法。因而。要研究新月派兴衰起落的全过程，首先就必须回顾一下新月社的形成。

那么，新月社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呢？它的宗旨是什么？它有哪些成员？现在就让我们来作一个较为详细的综述。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处于动荡的变革时期。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之下，社会政治势力和文化阵

营,都在急速分化之中。二十年代初期,北京的一些政界人物以及一些银行家和商人,为联络感情和壮大自己的势力,逐渐兴起和盛行着一种生日会、聚餐会的风尚。这种风尚很快又流行于社会其它阶层之间,其中尤以一些大学教授、欧美留学生最为活跃。他们以聚餐会的形式,组织成了一些社交团体,一方面吃吃喝喝,一方面议论政治或文化,寻求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联系点。胡适、徐志摩等人也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时尚之下,组织了他们的聚餐会,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底。起初只有胡适、徐志摩等少数几个人彼此邀约,轮流在各人家里吃喝交谈;后来到了一九二四年,人数逐渐增多了,就由徐甲如(徐志摩的父亲)和黄子美二人垫出一笔钱来,在松树胡同七号租了一所房子,请了厨师,正式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并挂出了牌子,这就是新月社。

关于新月社的宗旨,徐志摩在《致新月社朋友》的信中,有过如下的回顾:

我们当初想望的是什么呢?当然只是书呆子们的梦想!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①。

徐志摩是新月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支柱,他的这封信是在新月社成立之后一年多,他暂时离开新月社同仁,独自去欧洲旅游,途径苏联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时在列车上写的。这封信所述新月社成立的宗旨,应该说是最为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这宗旨(即徐志摩所说的“想望”),却只能视为徐志摩及其部分与他

①1925年4月2日《晨报副刊》。